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

第卅四册

卷之三

三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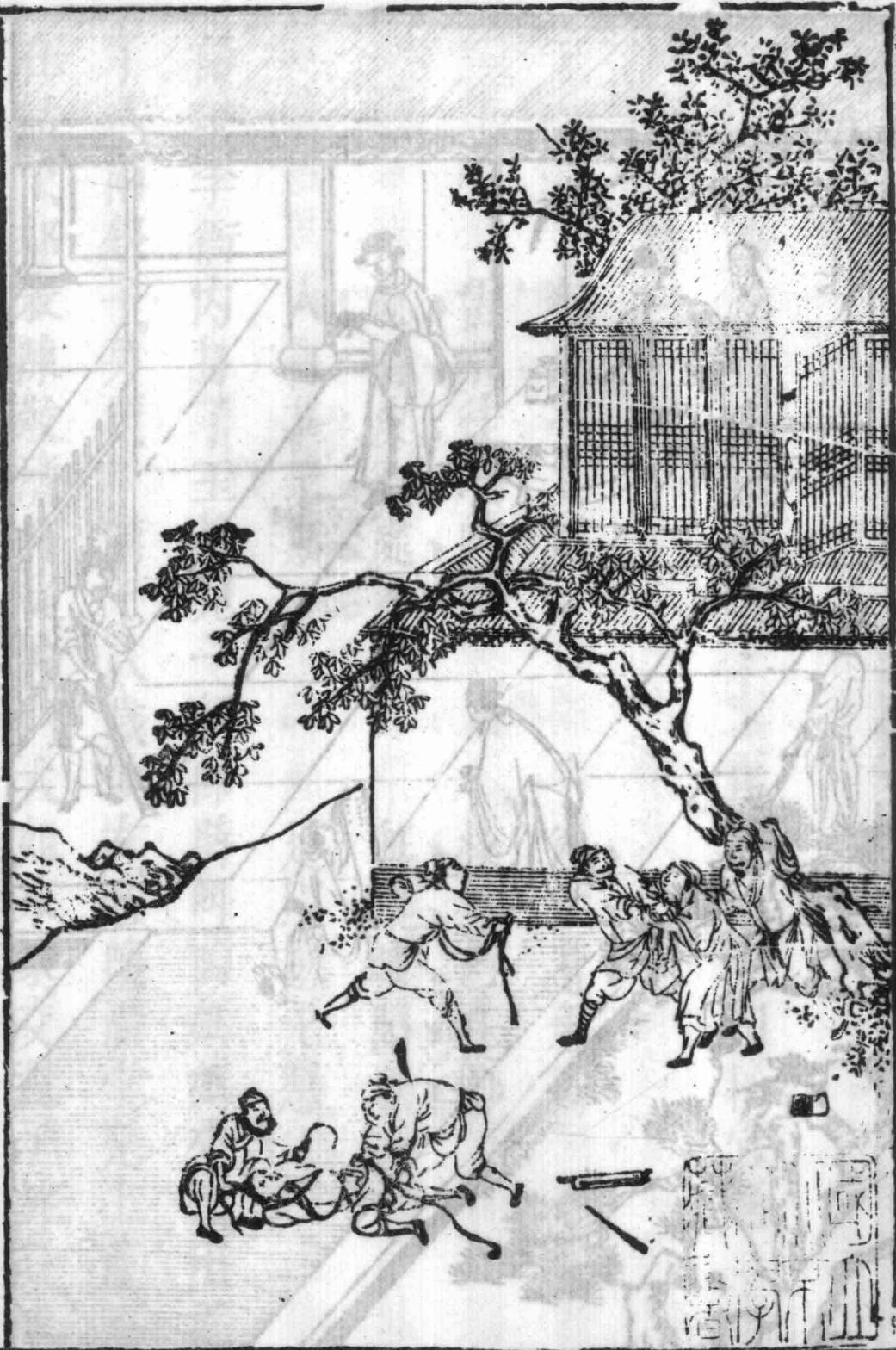
五

六

七

八

九





第九十二回

陳敬濟被陷嚴州府

吳月娘大鬧授官廳

詩曰

猛虎馮其威 往往遭急縛

雷吼徒咆哮 枝撐已在腳

忽看皮寢處 無復睛閃爍

人有甚于斯 足以勸元惡

話說李衙內打了玉簪兒一頓，卽時叫陶媽來領出賣了八兩銀子，另買了箇十八歲使女，名喚滿堂兒，上竈不在話下。却表陳敬濟自從西門大姐來家，交還了許多床

帳粧奩箱籠家伙、三日一場嚷、五日一場鬧、問他娘張氏  
要本錢做買賣、他母舅張團練來問他母親借了五十兩  
銀子、復謀營事、被他吃醉了、往張舅門上罵嚷、他張舅受  
氣不過、另問別處借了銀子、幹成營事、還把銀子交還將  
來、他母親張氏着了一場重氣染病在身、日逐卧床不起、  
○黃○畜○生○  
終日服藥請醫調治、吃他逆歟、不過只得兌出三百兩銀  
子與他、叫陳定在家門首打開兩間房子、開布舖做買賣  
敬濟便逐日結交朋友、陸三郎、楊大郎、狐朋狗黨在舖中  
彈琵琶、抹骨牌、打雙陸、吃半夜酒、看看把本錢丟下去了。  
陳定對張氏說他每日飲酒花費、張氏聽信陳定言語、便

不肯托他、敬濟反說陳定染布去尅落了錢、把陳定兩口兒攆出來外邊居住、却搭了楊大郎做夥計、這楊大郎名喚楊光彥、綽號爲鐵指甲、專一耀風賣雨、架謊鑿空、他許人話如捉影捕風、騙人財似探囊取物、這敬濟問娘又要出二百兩銀子來添上、共奏了五百兩銀子、信着他往臨清販布去、這楊大郎到家收拾行李、跟着敬濟從家中起身前往臨清馬頭上尋缺貨去、到了臨清、這臨清市上是箇熱鬧繁華大馬頭去處、商賈往來之所、車輛輻輳之地、有三十二條花柳巷、七十二座管絃樓、這敬濟終是年小後生、被這楊大郎領着遊娼樓登酒店、貨物到販得不多、

因走在一娼樓見了一箇粉頭名喚馮金寶生的風流俏麗色藝雙全問青春多少鴆子說姐兒是老身親生之女止是他一人掙錢養活今年青春纔交二九一十八歲敬濟一見心目蕩然與了鴆子五兩銀子房金一連和他歇了幾夜楊大郎見他愛這粉頭畱連不捨在旁花言說念就要娶他家去鴆子開口要銀一百二十兩講到一百兩上兌了銀子娶了來家一路上用轎擡着楊大郎和敬濟都騎馬押着貨物車走一路揚鞭走馬那樣懽喜正是

多情燕子樓

載得武陵春

馬道空回首

陪作鸞凰友

○卽○此○死○有○餘○幸

張氏見敬濟貨到販得不多，把本錢到娶了一箇唱的來家，又着了口重氣，嗚呼哀哉，斷氣身亡。這敬濟不免買棺

裝殮，念經做七，停放了一七光景，發送出門。祖塋合葬，他

事竟前輩厚道

母舅張團練看他娘面上，亦不和他一般見識。這敬濟墳

上覆墓回來，把他娘正房三間，中間供養靈位，那兩間收

拾與馮金寶住，大姐倒住着耳房，又替馮金寶買了丫頭

重喜兒伏侍，門前楊大郎開着舖子，家裡大酒大肉買與

唱的吃，每日只和唱的睡，把大姐丟着不去瞅睬。一日打

聽孟玉樓嫁了李知縣兒子李衡，內帶過許多東西去，三

年任滿，李知縣陞在浙江嚴州府做了通判，領憑起身，打

水路赴任去了。這陳敬濟因想起昔日花園中拾了孟玉樓那根簪子，就要把這根簪子做箇証兒趕上嚴州去。只說玉樓先與他有了姦，與了他這根簪子，不合又帶了許多東西嫁了李衙內，都是昔日楊戩寄放金銀箱籠，應沒官之物。那李通判一箇文官，多大湯水，聽見這箇利害口聲，不怕不教他兒子雙手把老婆奉與我。我那時取將來家，與馮金寶做一對兒，落得好受用，正是計就月中檣。玉兎謀成日裡捉金烏，敬濟不來到好，此一來，正是失曉人家逢五道，溟冷餓鬼撞鍾馗，有詩爲証。

趕到嚴州訪玉人  
人心難忖似石沉

侯門一旦深如海。從此蕭郎落陷坑。

一日陳敬濟打點他娘箱中尋出一千兩金銀留下一百兩與馮金寶家中盤纏。把陳定復叫進來看家并門前舖子發賣零碎布匹。他與楊大郎又帶了家人陳安押着九百兩銀子從八月中秋起身前徃湖州販了半船絲綿紬絹來到清江浦馬頭上。灣泊住了船隻投在箇店主人陳二店內。交陳二殺雞取酒與楊大郎共飲。飲酒中間和楊大郎說夥計你暫且看守船上貨物在二郎店內畧住數日等我和陳安拏些人事禮物往浙江嚴州府看看家姐嫁在府中多不上五日少只三日就來。楊大郎道哥去只得九馮金

馮金寶百  
金耳袋船

寶乃棄而  
影之玉樓  
未一無踪  
大失算矣

顧去、兄弟情愿店中等候。哥到日，一同起身。這陳敬濟千不合、萬不合和陳安身邊帶了些銀兩人事禮物，有日取路逕到嚴州府，進入城內，投在寺中安下。打聽李通判到任一箇月，家中小船隻纔到三日。這陳敬濟不敢怠慢，買了四盤禮物，兩疋綺絲尺頭，兩罈酒。陳安押着，他便揀選衣帽齊整，眉目光鮮，逕到府衙前與門吏作揖道：「煩報一聲說我是通判李老爹衙內新娶娘子的親。」孟二舅來探望這門吏聽了，不敢怠慢，隨卽稟報進去。衙內正在書房中看書，聽見是婦人兄弟，令左右先把禮物擡進來。一面忙整衣冠，道有請把陳敬濟請入府衙廳上敘禮分賓主坐。

下說道：「前日做親之時，怎的不會二舅敬濟道在下。因在川廣販貨，一年方回，不知家姐嫁與府上，有失親近。今日敬備薄禮來看看家姐。」李衙內道：「一向不知失禮，恕罪恕罪。須臾茶湯已罷，衙內令左右把禮帖并禮物取進去。對你娘說：『二舅來了。』」孟玉樓正在房中坐的，只聽小門子進來報說孟二舅來了。孟玉樓道：「再有那箇孟舅，莫不是我二哥孟銳來家了？」于山萬水來看我。只見伴當擎進禮物和帖兒來，上面寫着眷生孟銳，就知是他兄弟。一面道：「有請令蘭香收拾後堂乾淨，玉樓裝點打扮，俟候出見。」只見衙內讓進來，玉樓在簾內觀看，可霎作怪，不是他兄弟，却是

陳姐夫他來做甚麼。等我出去見他怎的說話。常言親不親故鄉人。美不美鄉中水。雖然不是我兄弟。也是我女婿人家。一面整粧出來拜見。那敬濟說道。一向不知姐姐嫁在這裡。沒曾看得。纔說得這句。不想門子來請衙內。外邊有客來了。這衙內分付玉樓款待二舅。就出去待客去了。玉樓見敬濟磕下頭去。連忙還禮。說道。姐夫免禮。那陣風兒刮你到此。敘畢禮數。讓坐。叫蘭香看茶出來。吃了茶。彼此敘了些家常話兒。玉樓因問。大姐好麼。敬濟就把從前西門慶家中出來。并討箱籠的一節話。告訴玉樓。玉樓又把清明節上墳在永福寺遇見春梅。在金蓮墳上燒帛的。

借金連為  
挑撥之端  
亦妙

話告訴他又說我那時在家中也常勸你大娘疼女兒就疼女婿親姐夫不曾養活了外人他聽信小人言語把姐夫打發出來落後姐夫討箱子我就不知道敬濟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我與六姐相交誰人不知生生吃他信奴才言語把他打發出去纔吃武松殺了他若在家那武松有七箇頭八箇膽敢往你家來殺他我這仇恨結的有海來深六姐死在陰司裡也不饒他玉樓道姐夫也罷丟開手的事自古冤仇只可解不可結說話中間丫鬟放下桌兒擺上酒來盃盤殼品堆滿春檻玉樓斟上一盃酒雙手遞與敬濟說姐夫遠路風塵無事破費且請一盃兒水酒這

未同而言  
殊無顏色  
真良心喪  
盡矣

敬濟用手接了，唱了喏，亦斟一盃回奉婦人。敘禮坐下，因見婦人姐夫長姐夫短叫他，口中不言，心內暗道：這淫婦怎的不認犯？只叫我姐夫等我慢慢的探他。當下酒過三巡，餚添五道，彼此言來語去，說得入港。這敬濟酒蓋着臉兒，常言酒情深似海，色膽大如天。見無人在跟前，先丟幾句邪言，說入去道：我兄弟思想姐姐，如渴思漿，如熱思涼。想當初在丈人家，怎的在一處下棋，抹牌，同坐雙雙似背蓋，一般誰承望？今日各自分散，你東我西。玉樓笑道：姐夫好說！自古清者清而渾者渾，久而自見。這敬濟笑嘻嘻向袖中取出一包雙人兒的香茶遞與婦人說：姐姐，你若有

情可憐見兄弟吃我這個香茶兒說着就連忙跪下那婦人登時一點紅從耳畔起把臉飛紅了。一手把香茶包兒掠在地下說道好不識人敬重奴好意遞酒與你吃到戲羨我起來就撇了酒席往房裡去了。敬濟見他不理一面拾起香茶來就發話道我好意來看你。你到變了卦兒。你敢說你嫁了通判兒子好漢子不採我了。你當初在西門慶家做第三箇小老婆沒曾和我兩箇有首尾因向袖中取出舊時那根金頭銀簪子拏在手內說這箇是誰人的。你既不和我有姦這根簪兒怎落在我手裡上面還刻着玉樓名字。你和大老婆串同了把我家寄放的八箱子金